

近日,沉浸式舞台秀《东坡雅集》精华版在海口市明珠广场上演,拉开了第二届东坡文化旅游大会的序幕,为现场数百名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文化的双重盛宴。

雅集是古代文人的聚会。他们共赴佳期,共饮美酒,谈诗论道,煮茶品茗,挂画插花,焚香下棋,寻幽访古,往往也会成就一段美谈,而被后世铭记。



唐孙位《高逸图》。上海博物馆藏

# 雅集——古代文人别样派对

■ 韩惠娇

## 旷达避世的竹林七贤

早期的雅集当以“竹林七贤”最为盛名。谁国嵇康、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内山涛、陈留阮咸、河内山涛、琅琊王戎,七贤啸傲竹林,饮酒弹琴,服丹行药,谈玄读易,成了魏晋风流中美学典范,引无数后世文人争相效仿。

据有关书籍记载,他们七人志同道合,轻蔑礼法,在竹林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的时间,不过一年而已,其风流余韵不止,为后世所楷模。

除了嵇康,其余六人亦是清高超逸之辈。阮籍形迹放诞,不拘礼教,对人以喜好分,喜者予以青眼,恶者施以白眼。故后世有“得某人青眼”的说法。此外,阮籍在母亲去世时,在丧礼上,他坚持把一盘棋下完,然后饮酒斗一,仰天长啸,吐血数升。刘伶纵酒放达,常驾着鹿车,戴着锄头与酒,行饮于途,常脱衣裸形屋中,人讥讽他,他语出惊人:“我以天地为屋宇,屋宇为内裤,你们为何人我裤中?”七人此类逸事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他们身处曹魏到西晋更迭之际,曹魏大将军曹爽与大傅司马懿开展了政治争夺,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在世说新语》里记载,阮籍的儿子曾欲效仿其旷达,被阮籍一口回绝,说,阮咸已行此,你不能再步其后尘了。走到麻木,纵酒而亡的悲剧之路。即使是佯装狂士避世苟活,这一条路似乎也只是徒留贤者之名,各种辛酸无奈少人知。

## 梁园聚会

梁园,也叫“梁苑”,是西汉梁孝王刘武营造的皇家园林。梁孝王就是汉景帝的弟弟。刘武喜欢附庸风雅,经常在他的园子里邀请当时文人雅士,包括司马相如、邹阳、严忌、枚乘、公孙诡、羊胜等都是他的座上宾。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邹阳《狱中上书》、公孙诡《月赋》等,都是他们在梁园聚会时完成的。后世把司马相如等文人在梁园的聚会称之为“梁苑之游”,或者“梁园之聚”。

## 邺(ye)下之游

邺城是三国时期曹魏的都城。当年曹操定都邺城,在此建造了闻名遐迩的铜雀台。铜雀台主要是曹操用来招待三国动乱时期被迫流亡的文人。这些文人在此吟诗作赋、曲水流觞、美酒佳肴,忘却了人生的烦恼。主要文人有“建安七子”: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应瑒和孔融,以及蔡文姬等。

## 金谷聚会

金谷园位于洛阳,是西晋石崇兴建的。石崇任荆州刺史期间,兴建了豪华的金谷园,用来招待文人雅士。当时的名士潘岳、左思、陆机、陆云、刘琨、欧阳建都是他的座上宾,时人称之为“金谷二十四友”。

# 历史上的七场雅集

## 兰亭聚会

公元353年,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这一天也是上巳节。当时的名流王羲之在绍兴城西南会稽山阴之兰亭组织了一场空前浩大的聚会活动,参加聚会的有谢安、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等在的41位文人雅士。“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场面空前。聚会期间,王羲之徜徉肆志,挥笔泼墨,一气呵成,这就是名满天下的《兰亭集序》。

## 竟陵聚会

竟陵在今天的湖北潜江市西北。南齐武帝时期,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政局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为文士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栖身之所,于是文人围绕在竟陵王萧子良左右,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史称“竟陵八友”。

## 滕王阁聚会

滕王阁是李元婴建造的,李元婴是唐高祖李渊的幼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公元675年,唐高宗上元二年,洪州牧阎伯屿于九月九日在南昌的滕王阁大宴宾客。前来的文人雅士很多,于是大家提议写序,结果无人敢写,唯独14岁的王勃却提笔就作。当时王勃名不见经传,所以大家对他很怀疑,尤其是阎伯屿。但阎伯屿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时,大惊“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

## 西园聚会

西园,是北宋驸马爷王洙的宅园。一个夏末秋初的季节,牵牛花缠阁,红绿相间,驸马都尉王洙邀请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雅士到自家西园一聚。聚会时,画家李公麟当场作《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以记其盛。

此次聚会因此成为后世文人墨客钦慕不已的佳话,后世著名画家刘松年、赵伯驹、马远、赵孟頫、仇英、石涛、张大千等人都画过《西园雅集图》。文字整理/蔡佳倩

## 艺术璀璨的玉山雅集

若论及堪称艺术盛况的雅集,众人皆以北宋驸马王洙组织的文人雅士荟萃的西园雅集莫属。然笔者却独以“玉山雅集”视为文艺史中当之无愧之第一。“玉山雅集”的名声虽不堪与“西园雅集”相提并论,但在文艺上的影响力,在元代是独树一帜的。

元朝接续宋朝的余韵,文艺风流不曾断绝。尤其是富庶的江南,雅集的盛况更胜似前朝。《明诗纪事》载,元季吴中好客者,称昆山顾瑛、无锡倪瓒、吴县徐达左三足鼎立于百里,无人能与之并列的巨室富户,他们都是雅集的主人,在自家名园里,发出邀请,一时高朋满座,客似云来,共襄盛举。

昆山顾瑛就是玉山雅集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在其墓志铭中形容顾瑛:“年三十乃刮摩日习,更折节读书,崇礼文儒师友其贤者。喜购古书画,三代以来彝器玩物集录赏玩无虚日。南亩四十,悉以田佃付于若婿,甫筑园池于旧宅西偏,名曰玉山佳处,日夜与客置酒赋诗为乐。”

在“玉山佳处”所举办的玉山雅集,几乎会集了江南最富盛名的文人墨客,他们同时也是其他雅集的常客,甚至是个很紧密的圈子,彼此流动。所以玉山雅集很像是当时文人雅集的一个缩影。

玉山雅集的常客张渥为此画了一张《玉山雅集图》,可惜不曾得缘一见。元朝文学家杨



建安七子图。资料图

## 学林一叶

林语堂有三个女儿,皆才华横溢,事业有成。长女林如斯自带文学天赋,七岁在《西风》杂志刊发作品,十六岁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写传记,还与妹妹林太乙合写英文日记《吾家》。次女林太乙中学毕业后应聘耶鲁大学,后来成为耶鲁大学中文教授,担任过《读者文摘》总编辑,出版多部文学作品。小女儿林如冰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期间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长期担任香港大学化学系主任、一级教授,出版学术专著七十多种。

诚可谓虎父无犬子,将门无弱兵。林语堂教育有方,足以轨物范世,为时人与后世所取法。

在求学上进方面,林语堂倡导教育自由、快乐学习,对“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孙康映雪”式苦读进学表现出极大反感。林语堂对此有其独特见解,他说:“味道乃是读书的关键,而这个味道因此也必然是各有所嗜的,如人对于食物一般。最合卫生的吃食方法总是择其所嗜而吃,方能保证其必然消化。”

他在《课儿小记·海外通讯》一文中写道:“每天一小时和他们讲学问,瞎讲,乱讲,元曲也念一点,《琵琶行》也已念过,李白的诗是按天抄写几首。他们喜欢就选读,不喜欢就拉倒,但是如果喜欢就是心中真正的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好学’之‘好’就是将来做学问的泉源。”充分尊重孩子的主见和爱好,任其自由择取学习与方式,促其在挣脱传统模板化学习束缚中获取真知,无疑,这是林语堂家教成功秘诀。

对于大学教育,林语堂仍极力倡导“快乐学习”,其如推崇牛津大学导师的“冒烟教学法”。他在《谈牛津》一文中写道:“导师的教学方法,却有点特别。有一位学生说:我们到他的房间去,他只点起烟斗,与我们攀谈,另一位学生说:我们同他坐在一起,他只抽烟而我们看卷子。从这种极端的证据,我们悟牛津导师的工作,就是召集少数的学生,向他们冒烟。凡人这样有系统的被人冒烟,四年之后,自然成为学者。”“冒烟教学法”或有失之偏颇,矫枉过正之嫌,但不可否认其“愉悦获真知”的人文高度和价值内核。

林语堂强调知识鉴别力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他说:“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知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一个理想的受过教育者,不一定要学富五车,而只须明于鉴别善恶;能够辨别何者是可爱,何者是可憎的,即是在知识上能鉴别。”在林语堂的眼里,社会就是最好的大学,人生就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他反对女儿上大学,经常带她们周游世界,比如上海的城隍庙、杭州的天目山、庐山的寺庙、纽约的戏院、比利时的修道院、维苏威的火山。他引领女儿用眼睛和心灵去体验世界各地的秀丽风光和民俗风情,用丰富的阅历去充实她们的人生,在此过程中,培养她们辨别生活中的是非美丑的能力。

林语堂具有浓郁的“乡愁文化”情结,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熏陶的晚清、民国乱世文人,虽长期游学、工作在外,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亲性和认同感,自觉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家教中。三个女儿中文和在幼年阶段,林语堂就打下坚实的母语能力和国学基础,还鼓励女儿们坚持写日记,以提高写作能力和水平。林语堂甚至当起女儿们的私塾老师,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她们教习国学经典。



林语堂。资料图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